



湿地锦年

曲子清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从辽泽走来的锦绣之城

每每有外地文友来盘，哪怕是每年都要造访的相熟文友，都会衷心夸赞，盘锦变化很大，越变越美，越来越有魅力了。当然他们会从自己的视角来阐述内心感受，诸如干净、便捷、一盘锦绣等，他们把对这座城市的喜爱更多地诉诸文字，不吝溢美之词，像苍凉之美，律动的芦苇等。读到这些文字，作为土生土长的盘锦人，我总是喜上眉梢。这座从辽泽走来，带着河海味道的锦绣之城，确实由内而外散发着无穷魅力。

盘锦的魅力究竟为何，我总愿意从内心的感受来说。我生在盘锦，祖上于清末闯关东来此定居，已历四代，我最能深切感受盘锦的变化与发展，体会到创业的艰辛，也享受到发展的红利。要细致地说我对这座城的感受，恐怕纸短情长所书不尽，又怕思绪万千，主次混淆，故而我选择我喜欢的作家冯唐对城市的四维读法来解读这座城市。

第一是时间，时间上的丰富是指建筑的历史跨度。冯唐的理想是，同一个城市里，方圆十几里，最好要有六世达赖几百年前坐看美女如云的酒馆，还要有昨天才为青藏线建成的火车站和洗手间。这样的标准当然比较高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实现的，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，秦砖汉瓦与现代建筑共

处一室的状态毫不奇怪。在盘锦，你可以立在城市边缘看湿地，一面红滩绿荡，鹤舞鸥翔，另一面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，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让人更感震撼。当然，要想就近亲近湿地，我们还可以乘一艘小船，穿行于红滩苇荡之间，呼吸贴心润肺的清新空气，眼观嫣红的海滩延伸到水天交界处，成群的水鸟嬉戏其间，不时地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于是，诗情画意追随着起起落落的心境畅然而出。在心驰神往间，一边听着老人娓娓讲述古渔雁文化，一边哼唱着“当丹顶鹤飞过红海滩——”那惬意与舒适让你忘掉向往的纽约、巴黎等老牌名都，被脚下城市不经意的温柔深深打动，从而产生择一城终老的自豪感。

第二是空间，空间的丰富是指建筑的多态性。冯唐认为，一个城市，形式上，古今中外，不要全部大屋顶建筑，外墙上贴石膏花瓶，也不要全是后现代极简主义，一门一窗一墙。功能上，不要全是美食街水煮鱼，也不要全是天上人间洗浴桑拿。盘锦建筑的多态性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起来的。仅仅几年前，它还是一副丑小鸭模样，如今现代化的盘锦早已华丽转身，标志性建筑层出不穷，现代化都市范儿十足，最可取的是，城市功能完备，原先在大城市可以享受到的服务，这里都有。在疲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去泡一泡湿地温泉，外面是天寒地冻，天空飘着白色的雪花，我们在热热的汤屋里惬意地舒展肢体与回味往昔；在烦闷的时候，我们去湿地公园漫步，感受辽河扑面而来的清新味道，洗涤内心的烦闷与忧伤；在感到腹内饥肠辘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美食一条街尝尝新出的菜品，像清蒸河蟹、盐卤对虾、肉炖鲜海蜇、葱炒文蛤、干煎河刀等，包你吃得唇齿留香，恨不得咽下自己的舌头。

第三是时间上空间的集中度，要有细密的城市路网，让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到达最丰富的空间，寄情人卡、买猪头肉，走路十几分钟或者最多骑车半个小时内全都解决。盘锦交通四通八达，路网密集，生活精致方便。盘锦人有智慧，他们总是把衣食住行都安排得紧凑且张弛有度，像买把葱都开车几里地的状况在这里绝不会出现。密集的小吃一条街，捎带经营副食品、农贸商品，等你吃饱喝足，再把明天早上的菜买回去。去买电脑显卡，顺带把熟食捎回去。买一件小首饰或钥匙扣，几乎在每条街都能达成心愿。这样的方便时时伴你同行。在这里，只要你想得到，都能在短短时段内得到满足，便捷得让你发自内心感到城市路网带来生活的顺畅。

第四是人，即人的丰富程度。用冯唐的话来说，是指五胡杂处，万邦来朝，清华理科生和地铁歌手、刘胡兰和刘亦菲、刘翔和刘罗锅，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。盘锦的人倒是五胡杂处，确实没达到万邦来朝的境地。但身边的人形形色色，只要你愿意走近，就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每天傍晚，伴着广场飘来的悠扬乐曲，穿过熙熙攘攘的晚市，看看各种招徕客户的小贩，品品香味诱人的小吃，然后信步来到湿地公园听听辽河的声音，跳跳操、跑跑步，和新交旧识唠唠家常，让辽河的风吹散一天的烦恼。在这里，没有士农工商，只有快乐与富足；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惬意与关怀。盘锦的男人女人热情豪爽，天生一副侠义心肠，既会路见不平一声吼，也会婉转贴心，感同身受。三五个朋友聚会，几杯佳酿下肚，立即八拜结交，誓同生死。朋友遇到困难，立马挺身而出，出钱出力，不计得失。一旦朋友渡过难关，再云淡风轻地一笑而过，洒脱得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我出生在这片被义字浸染的土地。自小听着狐仙鬼怪湿地传奇故事长大，信奉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、敬重天地、重信守诺、肝胆相照、两肋插刀、舍生取义、义字当先的侠义精神。在抗日义勇军抵抗侵略风起云涌之时，当地群众明里暗里掩护义勇军，芦苇荡、蒿草茂盛的地儿、柴火堆、水缸都是义勇军的藏身地。我的爷爷和他的两个同伴曾掩护过受伤的义勇军，把他们藏在茂盛的蒿草里骗过鬼子。我的舅奶，一个干瘪的老太太，也曾把义勇军藏在自家的柴火堆里，然后养好伤送走。这老太太同我爷爷一样，不识字，也没有受过什么信仰熏陶，凭的是骨子里的义气担当。现如今，在龙渊大泽，每个人血液里都隐藏义字基因，守望相助、一诺千金仍是当地人的铁律。当然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不时有背信弃义的事情发生，但这样的人在本地仍不受待见。

从头到尾，华夏之间，从沧海到桑田，转眼之间。

盘锦这龙凤呈祥的宝地，几度变幻风云，最终成为人间天堂，脚底下这厚厚积淀的河海泥沙，成为滋养丰厚的养料，新一代辽河口人正在努力为自己的城市增添魅力。

打捞失落的渔雁部落

走进“渔雁部落”二界沟街道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还是不期然地与现代文明撞了个满怀。那种留存在资料中的原生态渔雁部落，海滩渔民、河海沟汊、鸥舞鹤翔、海边拾蜊、海鸟翻飞、渔船泛海的情节已经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，除了空气中淡淡的海腥味和满目的海鲜酒馆，这个地界和其他街镇并无二致。那个开启河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，有着众多先民文化遗存和文化密码的渔雁部落，就这样以最不出意料的面貌自然地展露她的姿容。

二界沟是个十七平方公里的狭长地界，两条窄窄的街道，以街划分为两个村，海兴村和海隆村，居民安静富足地做着各自的营生，出海打鱼、卖海鲜和经营海鲜酒馆，还有些在挤挤挨挨的市场做着海鲜买卖。沿海滩新开发的渔雁小镇已具备了一些规模，一律白墙黛瓦的江南小镇风格，当地人说，比他们心目中的渔雁小镇差了些模样，可兼收并蓄的二界沟人还是表现出更多的接纳和宽容。新建成的渔雁小镇背靠辽东湾新区，左手红海滩廊道，右手渔船归航，一副崭新渔雁小镇的生动图景。可渔民的思维还停留在古旧渔雁部落，他们担忧住进新建的渔雁小镇后，渔具和船只没处安放。

仅二十分钟就驾车把二界沟的街街角角走了个来回。粗略归纳起来，没有规划建设完的二界沟整体建设结构显得风格混乱，互不搭界，居民们观望、期许、失望、沮丧等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，表情复杂地做着各自的营生。然而，一旦和他们谈起古渔雁文化和祖先的荣光，他们面目活泛起来，嘴里滔滔不绝，浑身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。

在听取二界沟街道特色文化建设意见的时候，我像开小差的坏学生，从二界沟光鲜辉煌的未来直接溜号到当年渔雁部落的蛛丝马迹上。二界沟原为海水潮汐作用下形成的一条潮沟，清代沟东隶属海城县，沟西隶属广宁县，一沟界两县，遂称二界沟。这里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岸水体，南面与海洋自由沟通，北面有辽河、双台子河、大凌河等水体注入，南来海水和陆域河水在这片水域交融，咸淡相融的海河两合水更适合鱼虾的洄游与繁衍，遂成富足的天然渔场。有肥沃的浅滩，且地势平缓，使得先民可以相对容易地在此地维系生活，也使得河口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。表面上看，二界沟既非端坐辽河口腹地，亦未钻进辽河套内里，而是地处辽河口边缘，仅有一条潮沟与辽东湾往来沟通，二界沟坐落在东岸。辽东湾的潮汐每隔十二小时二十分钟左右，就是一涨一落两个流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则两涨两落四个流，如此循环往复。退潮之际，海水自北向南回流，二界沟的渔船即可顺流出海；于海中捕鱼之后，海潮涨起，海水自南向北涌流，出海渔船可以顺流返航。也就是说，从二界沟到辽东湾的渔船，一出—返都能赶上顺流。据老渔民介绍说，这种顺流十分必要，先民出海尽使帆船，靠风使船，见风使舵，风向并不是总能和目的地契合，所以船只对潮流的迎合非常重要。陪我们租船出海的老渔民说着说着，哼唱

起不知名的渔歌，声音高亢苍凉，穿越云层，和海天交界的大海相拥。这下我完全听不懂了，后来查找资料找到这样一首民谣，“二界沟好地方，潮涨流北上，潮落流南淌；早出乘流去，晚归顺流返。潮退船出海，潮稳起丝网；鱼虾装满仓，潮涨转回乡”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老渔民唱的是什么，我宁愿相信老渔民唱的就是这首渔歌。

二界沟的民谣和民间故事就像海滩上生长的翅碱蓬一样，追逐大海，随风而长。几乎每个二界沟人都能随口唱出一两首渔歌，说出一两段民谣，讲出几段渔雁故事。二界沟的刘则亭老先生整理、挖掘出上千个古渔雁民间故事，我在刘则亭老先生的《渔家的传说》《辽东湾的传说》《渔村史》《海湾传说》《渔家风物民俗史话》等书中读到过这些精彩故事。土生土长的二界沟小伙子袁野也不例外，他随手指着南面的一片海滩告诉我，文蛤滩南面有片滩涂叫铁锚岗，传说是二界沟的一个小渔夫海娃变的。他说海娃自小腿脚勤，记性好又聪明，村里的长者吩咐他挨船挨户征集海口点灯笼标的油。规定一船一两，一户一两，得征集油五千两，才够一年灯笼标用油，多一滴有余，少一滴不够。不多日子，海娃将五千两油集齐，整整装满几大缸。当晚，海娃乘人不备，往自家锅里多放了两勺油。就在那一年海上渔事将要结束的一个夜晚，灯笼标断油灯熄，进港渔船失去灯笼标指引，脱锚失事遇难。海娃没想到自己一时小贪，酿下大祸，非常痛悔，遂被罚到南滩做一只铁锚，五年期满才能回家。海娃兢兢业业坚守着岗位，救助往来渔船。就在五年期满之际，遇上海盗抢劫渔女，海娃不顾回家期限，死死拖住海盗船，救下渔女。结果，海娃因耽误回家期限，化成一只铁锚，世世守卫他的文蛤滩，后来，人们为纪念海娃把文

蛤滩南端起名“铁锚岗”。袁野指着海滩南端一片影影绰绰凸起的陆地，告诉我，那就是铁锚岗。

在袁野的引领下，我沿着街路细细寻觅当年渔雁的踪迹。据袁野介绍，当初这些街路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浅滩渔场，早期水雁、陆雁都曾在这里生活。顺着街道慢慢走，不时停下脚步听居民说一段渔雁故事传说，眼前浮现从其他河口候鸟一样迁徙而来的渔雁人家，他们披星戴月，沐风栉雨，摇着船，拖儿带女，携带全部家当涌入辽东湾，以捕捞丰厚鱼虾或以服务捕捞业为行当，追逐着洄游的鱼虾，候鸟一样生产生活，并代代相传。那个年代，二界沟没有柏油马路，整个渔雁部落都铺满了厚厚的蛤蜊壳作为街路。在冥想中低下头来，目光不时为脚下的蛤蜊壳吸引，捡拾起来，那老旧斑驳的蛤蜊壳，不知道为哪代渔雁所遗落还是被近代渔民遗弃，顿时产生时空穿越的错觉。

辽河这条巨龙在入海时渐次摆尾，不经意地成全和失落了一些地界，如牛庄、海城、田庄台、二界沟、营口等，随着海岸线渐退，二界沟拥有了便于出入辽东湾的地利，成为关内外渔民的落脚点和聚居地。在以世纪为单位流转的漫长岁月中，人类远祖逐渐摸索出了规律，知道了这一处河口何时封冻，那一处河口又几时开化，于是他们有规律地在各个入海河口（据《辽宁地域文化通览》一书记载，中国有一千八百多个天然入海河口）之间往来穿梭，追逐着变幻的四季，追逐着洄游的鱼虾。据说，明代二界沟一带就有渔民栖息，那在阳光下晶莹了三百多年的蛤蜊壳文化遗存，让人不自主地想到渔雁先民的荣光。在刘则亭老人的住处和张清华造船厂，我看到一排排的捻船、压舱石和锚；在传统的渔家开海节仪式上，我看到大秧

歌、渔家号子、渔家祭祀、顺风旗等传统的渔雁文化符号，这些渔雁文化元素正破除岁月的尘封，向我们走来，引导我们沿着先人的足迹，走进渔雁部落。

来到渔雁部落，不能不去蛤蜊岗，可蛤蜊岗因贝类病害实施禁捕，我也只能望着蛤蜊岗的方向发出一声悠长叹息。我八年前曾乘船去过一次蛤蜊岗。那时只知道蛤蜊岗盛产文蛤和乾隆爷“天下第一鲜”的故事，尽管如此，内心还是欢喜雀跃的。船慢慢驶向海面，凭船远眺，海天一色，苍苍茫茫，看不到尽头。船行二十几分钟，觉得海水在神奇地一点点地渐退，船下的水层似乎在不断减少。慢慢地，前方出现一处金色的凸起的地方，这金色的面积在一点点扩大，不到半小时，原来不知多深的大海变成水层仅没过脚踝的浅滩。肉眼看蛤蜊岗看不出有多大，回去后查资料才知道，蛤蜊岗距二界沟镇海岸约十五公里，潮起水深丈余、潮落滩平如镜，整个蛤蜊岗占地总面积十八万亩，在铁锚岗、东南嘴等六个岗上，所栖息的文蛤近万吨，遍布二十多个岗区，其间一望无垠，十余条或深或浅、或窄或宽的海沟蜿蜒流动。由于此处是河流入海口，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泥沙，为贝类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，因而成为文蛤等贝类的繁殖之地，此外，还生长着四角蛤蜊、蓝蛤、白蚬子、毛蚶子、海螺、扇贝、竹蛏等多种贝类，素有“渤海蛤库”之称。蛤蜊岗所产文蛤，因产地位于海水、淡水交融处，水中浮游生物多，食物链丰富，以个大、味美、色泽好而成为古今宴席上一味不可替代的极品佳肴。近年来蛤蜊岗所产文蛤热销于日本、欧洲等国家和地区，是我省著名的文蛤出口基地。

潮水完全落下去，一片金色沙滩从海水中显露出来，我忙不迭地挽起裤腿，甩掉鞋子，赤脚走下去，光脚踩上松软的沙

滩，令人有说不出的爽适与惬意。等在海里玩闹够了，才开始学着周边人的样子踩文蛤，因为是第一次，怎么也踩不到，看着同伴们都有收获，我着急起来，一会儿上这儿踩踩，一会儿去那儿踩踩，踩来踩去，总没找到像鹅卵石硌脚那样的感觉。后来在船长的指导下，逐渐找到了些门道。慢慢地、用心地感觉，泥沙下那一点点的硬度。终于有硌脚的感觉了，再用脚感觉，硬度在扩大，用手一摸，果然是一个大文蛤。第一次踩到文蛤，我高兴得直叫。细细体会起来，文蛤还真不少。我忙收起玩心，开始在“海田”中“耕作”。每次收获都欢呼雀跃，兴奋不已。不一会儿，开始腰酸背痛，但收获的满足感让我累并快乐着。没等我过足瘾，潮水开始涨上来，迅速没过我大腿和腰身，船长赶紧招呼我们上船。等我登上船，回头看自己劳作的金滩，转眼没入茫茫大海之中。我还没有过足踩文蛤的瘾，心想等蛤蜊岗开了封禁，我一定再去蛤蜊岗踩文蛤。在回船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默念叨，蛤蜊岗，你一定要等着我！

连日来，在古旧渔雁部落和新型渔雁小镇交替变化中行走、感悟，不时会怨妇一样地抱怨现代的野蛮破坏了历史的朴素，一会儿又感叹时代的便捷丰富了现代渔民的生活。我知道自己不能以抒情的名义拖历史进步的后腿，恍惚中内心还是小小地纠结了一下。当然，随着海岸线渐退，滩涂向良田转变，二界沟码头逐渐向海洋深处延展。周边滩涂中的海产资源逐渐萎缩，渔民捕捞已从滩涂走向深海，从远古走来的渔雁小镇必然跟着转型走向陆地。沧海桑田，哪一刻不在转变，处在发展中的二界沟也一样不能免俗。

“老坨子”是我此次走进渔雁部落的最后一站。“老坨子”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古渔村遗址。“老坨子”在二界沟镇西南

海岸边，是一处浪花簇拥的岗坨，是渔雁部落唯一一处没有被文明耕耘过的原生态古渔村遗址。

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无疑提振了精神。等不及做准备，也不听周围人劝告，忙不迭地催促袁野上路。刚一下柏油路，“老坨子”像给我眼罩戴一样，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给我最强的阻挡。这是必然的，如果通向“老坨子”是光溜的柏油路，那老坨子还能有什么保持完好的原生态呢？我毫不犹豫地上土路，汽车底盘传来磕硬的喘息和变声的马达轰鸣，袁野劝我回去换车，我咬着牙，以二十迈龟行速度递进，想用毅力来和“老坨子”较量。结果前行不过一两公里，风大尘扬，车内热气蒸腾，路更加难行，汽车在与土路一次次硬磕中败下阵来，干脆趴窝不干了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得打道回府，内心无限惆怅，同时对和我捉迷藏的“老坨子”有了更深的兴趣。

从二界沟回来后，俗事缠身，又蹉跎数日，才再一次准备去“老坨子”。因了上次的经验，这次我们改乘越野车奔“老坨子”，几度停停走走，终于来到这渔雁先民的圣地。

登上“老坨子”，像走入原始渔雁部落。“老坨子”面积不足两公里，三面受水浸泡，背靠陆地亦是盐碱的不毛之地。“老坨子”上的植物长得茂盛且随心所欲，层层叠叠，挤挤挨挨的，草、树、藤、花都肆无忌惮地生长着，完全没有被文明耕耘的痕迹。这里有二百余年的古桑及年轮不详呈对称状的古柳，枝杈纵横，树遮天蔽日，植物林林总总，没规则、没秩序，有一种步入原始森林之感。有人说，这里的树木是从冬去春来的候鸟的粪便中长出的，仔细看来，确实没有人为播种的整齐划一感。这里树木琳琅，蒿草繁茂，远远望去像镶嵌在海滩上的一块翡翠。据当地人介绍，这块弹丸之地，鸟多，蛇

多。春天这里的鸟最多，多是候鸟，漂洋过海，来此驻足，多时达千只。虽然鸟多，却很少有鸟在此筑巢孵化，因为这里蛇多，有的攀于树上，有的伏于蒿草之中，据在这里居住的人介绍，最粗的一条蛇有十厘米粗细，三米多长。这里还有野鸡、野兔、狐狸、水獭等时而出没。

最早发现“老坨子”的渔雁先民在大海中追逐奔波，忽然发现海面上这片永不沉没的神奇“老坨子”，于是奔上来，休憩饮水，升起炊烟，等待潮起返程。在“老坨子”上至今还有一眼淡水泉，所说的泉，就是一个形似锅底的水泡子，直径三十米左右，四周为各种树木环抱。据说，此泉不管如何干旱，水不枯竭，固定水位。由于泉已多年无人清淤，年复一年树叶积淀，已没有水清见底之状，但捧在手里仍觉清澈。有了淡水，就有渔雁先民在这里栖息繁衍。在淡水泉四周有六棵大榆树环抱，每棵榆树枝干粗壮错节，据猜测可能是二界沟先民栽植，具体为哪一代先民栽植，已无据可考。也许他们当年看重这个珍贵的淡水资源，在坨上落脚扎根，栽植果树和农作物。这六棵大榆树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次潮涨潮落，几代人繁衍生息。这眼生命不竭的泉水，一直护佑着当地的渔民，渔民也对它充满了敬意，许多人目睹这口泉水连降大雨水不涨，干旱数日水不降，连续抽水水不干，海水涨潮泉不淹，任凭旱涝，泉水依然。可能其中种种，地质自然科学家能轻松解释其中原理，但二界沟的居民更情愿相信“老坨子”和这口泉的神奇之处。

在“老坨子”这两公里的地界，除了这眼泉就是老坨子神庙了，据说神庙是渔雁先民为祈求上苍降福保佑顺利返航而修建的。来“老坨子”的人多是赶海捞虾、下旱网的，把这里充作驿站。在海上三十公里处第一眼看到的陆地便是“老坨子”。

以前，“老坨子”上面有棵古榆，渔民们后来就在老榆树上挂上风灯，老榆树便成了航标灯。赶海的渔人为了祈求神灵保佑，就筹资在“老坨子”上修建了这座神庙。据说神庙修成后，有求必应，灵验异常。“老坨子”究竟有多高，至今尚且没考证，距“老坨子”前面几米处就是海滩，长多大潮从没淹没过它。据传，历史上海啸都未曾淹没过“老坨子”，人们久传其为潮涨，“老坨子”也长。近几年，神庙因年久失修，当地政府已经在原址整修了老坨子神庙，受神灵保护的“老坨子”任凭潮涨海啸，岿然不动。

我走过国内很多旅游景点，有跟着旅游团走的，也有组团自由行的，在很多景点都遭遇过撞脸的尴尬，即景点撞脸、历史传说撞脸，有时甚至连出处、细节也全盘复制拷贝，就像经过整容的美女，千人一面，毫无特色。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尴尬后，人造景观就如同长在躯体上的痼疾，不但不得去除，反而是看惯深眼隆鼻的美人就被视为看齐的标准一样，各地纷纷不自觉地实践起来。而“老坨子”如同蒹葭苍苍，长在水中央的奇异女子，或许不久就会随文明跟进的脚步改变，其百年古树、奇花异草、野生动物等内涵或将被规范整治，“老坨子”也会像其他景点一样被打包归类，成为中规中矩的小家碧玉模样引人观瞻。

每年都有一些艺术家朋友来到二界沟创作，其中以写生、摄影为最多，他们自发、自主、自愿地记录着“古渔雁”的生活经历与文化风情，无论是在造船厂、补网场，还是在码头、渔市，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他们就着腥咸浓淡掺杂的河海气息，汇聚着南腔北调的语音方言，诠释着一种古老而现代的文化传承。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总结，来二界沟创作，要“一听二看

三吃四喝”。他的一二三四，我不见得完全遵从，可我在这里听了看了几天了，就差吃喝了，不能把这个程序落下。于是，我邀上这二三好友，选取一家靠海边的海鲜酒馆，点几盘特色海鲜，就着光影流溢的夕阳，浅酌一口老酒，欣赏河海交融、水天一线的壮阔与神奇。

那一天，我们吃着海蜇炖肉、家炖海鲑鱼、煮虾爬子、八爪鱼炖宽粉，喝下了平生最多的老酒。酒后的我对着友人谈兴大发，对转型中的渔雁部落既深深忧虑又充满希望，这几天的矛盾纠结被喝下腹中的老酒凝聚发酵成一句心里话，渔雁部落，不管你外貌如何变化，你都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一座城市的胎记

我自出生时，右手上就有一块黑色的胎记。稍稍大一些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妈妈总要我给大家伙看看自己的“小黑点点”，于是我总要伸出手来给客人看看，内心带着一些小骄傲。长大一些，我发现别的小朋友的手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只有我自己手上一块乌黑，开始觉得胎记不好看，不好意思显摆了。上学了，用右手写字，连老师都以为是手没洗干净，不止一个，也不止一次地伸手来摸一摸，问，你这手咋回事呀？为此，我觉得这个“小黑点点”有些碍事，长在手上也还不美观，觉得自卑了，恨不得弄掉它。妈妈再让我伸出手来在人前显摆，我再也没有当初的意气风发，黯然摇头拒绝，实在不愿意在人前伸出手。妈妈看出我的小苦恼，私下里找我谈心，妈妈告诉我，胎记是上帝留在凡间的记号，只有聪明懂事的孩子才有。妈妈还说胎记长的位置有说道，我的胎记长在右手手背中间位置上，右手是写字的手，是神灵预示着我将来会是一个写字的文化人。我一直不知道这些话妈妈是编出来哄我，还是真有这样的传说，反正我听了妈妈的话，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内心充满幸福感。再遇到字写得不好、学习内容弄不懂等问题，就想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孩子，一定会有办法克服的，

结果真的过关斩将，度过攻坚克难的求学时代。最神奇的是参加工作以后，一向在写作上不感冒的我居然真的拿起笔来搞起了创作。这个神奇的巧合让我思量，那个若有若无的胎记暗示，是否真的在冥冥之中指引了我。

长大以后，关于胎记，我还听说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。当一个人临终时，爱人流下的一滴泪若是落在他（她）的身上，就会化为一块胎记。来生，凭借这个信物来寻找另一半，再继续未了的前缘。胎记无论是长在脸上还是其他部位，都是美丽的，幸福的。不管今生是否能遇见那个人，至少在某个未知的地方有一个爱你的人正在千方百计，不辞辛劳地追寻你。因为有爱，生命才会有意义，不至于虚度年华。因为有爱，生命才会有阳光，不至于暗如深渊。因为有爱，生命才会有彩虹，不至于平平淡淡。

这样的传说让每个有胎记的人充满与生俱来的神秘感。这么说来，一个人出生带有胎记，即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你更出挑。那么一个城市的胎记是否具有让这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，进而脱颖而出的神秘力量呢？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胎记让我们这个城市从出生起就与其他城市不同，那么得到上天眷顾，那么充满无穷魅力。那我们这个城市的胎记是什么呢？经过仔细考量，我私下认为是红海滩——我们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的嫣红胎记。

在有了地球和大海的时候，红海滩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，她带着远古的神秘、现实的惊艳护佑着她热爱的土地。在其他生命黯然失色的恶劣环境中，她努力地生长着，坚强地抗争着，为的是等到那一群有缘人来到她身边。每一个结识她的人，都会被那片跳动如火焰的生命嫣红所吸引，那覆盖在水天